



短篇小说集

小兵上阵

小兵上阵

插 图：陆忠德 杨连山
封面装帧：胡今叶

小 兵 上 阵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58,000

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3,000

统一书号：10171·355 定价：0.76元

54

目 录

- 葫芦渡·····杨正国 时学芸 (1)
- 云空深处·····王亚美 肖 雨 (25)
- 新党员·····贾晓晨 (48)
- 示范·····胡正言 (71)
- 新闻干事·····傅宁军 (86)
- 小兵上阵·····余方德 (106)
- 春风千里·····王红军 晓 路 (130)
- 征途上·····阮生江 (150)
- 穿云炮·····杨雪云 (170)
- 火红的秋天·····刘山民 (189)
- 青山寄语·····江奇涛 (211)
- 春燕凌空·····王小鸽 (236)
- 猎手·····邵钧林 魏秀生 (256)
- 夜袭豹子岭·····施东武 江 胜 (276)

通信员外传·····	胡晓庭 杜惠忠	(293)
坑道医院日记·····	魏爱群	(311)
通往胜利的路·····	王永康 志 远	(331)
海上长桥·····	凌 冬	(349)
不设防的岛屿·····	李良文 钟 原	(371)
后记·····		(396)

葫 芦 渡

杨正国 时学芸

—

一个粗大的红色箭头，象离弦的箭，横穿山峦起伏的大别山区，直插八十里外的孟河彼岸，迅速切断“敌军”后退之路，从而标出了这次野营拉练一场新的战斗演习——长途奔袭，抢渡孟河。

眼下，这份一小时前刚刚下达的作战计划图，正稳稳妥妥地躺在团作战训练股长赵长培的皮挎包里，急等着送往指挥尖刀营前进的团长秦亮手中。

大别山区的夜，黑得象口倒扣的铁锅，没有一丝风，没有半点亮。赵长培斜挎手枪，身背背包，紧绷绷的后腰带上还挂着个黄澄澄的大葫芦。他迈着两条长腿，沿着红箭头所指的方向急追猛赶，恨不得一步跨到团长面前。

其实，作为一个老作训股长，比这紧急十倍的任务，也不知完成多少次了。可是今天这场演习，是年轻的新团长上任以后，师党委交给的第一个艰巨任务啊。这次任务完成得好坏，直接关系到新团长，不，关系到党所培养的新干部的威信。身

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该尽自己的全力协助团长完成这次任务。现在，离天亮只有六小时，距孟河却还有七十里路。师长命令：一定要在明天中午十二时前渡过孟河。必须快！快！……

身旁，一匹匹驮着机枪小炮的骡马被超过了，一个个全副武装的战士被追上了。腰上的大葫芦撞着水壶，叮咚叮咚直响，逗得那些战士们欢声笑语，连声追问：

“股长，这是啥新式武器？”

“是不是新发明的大号反坦克手雷？”

赵股长没心思回答，也不知该怎么去回答，只好嘿嘿笑着，连连摆手，脚不沾地地朝前赶路。也弄不清追过了几个连队，才远远发现团长那匹枣红海骝马，正昂头摆尾走在前面。赵长培心里一阵高兴，他紧三步跑上前，啪地一个敬礼，可打敬礼的右手还没碰到帽沿，马上又放了下来。嘿！骑在马上的是团长哟，分明又是哪个连队的病号。

赵长培停住脚，扭头望了望前不见头、后不见尾的行军队伍，不觉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谁知心里那股热劲一凉，右腿小腿肚子却火辣辣地痛起来。糟糕！他弯腰卷起裤管，正准备整治整治那不争气的腿肚子，身后，一个粗吼吼的嗓门响了起来：

“怎么，右腿肚子‘闹情绪’了？”

“嗯！真是越忙越打岔。”赵长培一句话还没说出口，背上的背包便被一只大手夺了去。

赵长培满心感激，正准备夺回背包，一扭头不觉愣住了。站在面前这高大英武、浓眉虎眼的年轻干部，正是团长秦亮。你瞧他：汗湿的宽肩膀上扛着挺轻机枪，背上背着两个背包，

那股子干脆利索劲儿，真象个虎彪彪的机枪班长。

秦团长一见是老赵，伸手递过条汗手巾：“老赵，你行军不能光走路左边，得路左路右换着走。快，跨到右边去。”

“怎么？”赵长培惊奇了，“难道路左路右换着走，腿肚子就不疼？”

“对！别小看这山沟沟，这两边低、中间高的碎石子路，一脚高一脚低走长了，那垫得高的腿肚子非走扭不可。”

“呵！真不知走这山沟路，还有大学问啦！”赵长培先是惊讶，随后又是满肚子的佩服，“团长，你肚子里的宝贵经验硬是多！”

“哪里话，一个人就是浑身是铁，又能打多少钉？这都是群众的智慧，嘞——”团长手一伸，指着身旁那瘦小精悍，淡眉细眼的小战士，“这条走山路的经验，就是这位‘山里人’教给咱的。战士亲身实践，感受深，办法多。在他们面前，咱是永远毕不了业的小学生。”

一席话说得那小战士满脸通红，他冷不防夺过机枪，一闪身溜进长龙般的队伍中去了。秦团长甩了两把汗珠瓣子，低头看了看夜光表，命令道：“老赵，战士这条经验解决了长途奔袭的大问题。你马上用步话机通知各营连：山路两侧部队轮换着走，加快速度，争取拂晓前赶到孟河渡口。”

刷刷刷——，滚滚铁流一阵风地向前卷去，行军速度加快了，看来，用不了六个小时，就能赶到孟河渡口，现在面临的新问题就是如何抢渡孟河了。

秦团长借着手电筒的散光，把赵长培带来的渡河方案仔仔细细看了两遍。这可不是一般的渡河计划，这是赵股长总

结了几年来部队渡河经验，制定的一份“抢渡孟河实施方案”。那上面就连骡马怎样上船，人员如何防止落水的细节都写得齐齐全全，没半点破绽。可秦团长好象还不解渴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个蓝皮小本子，两只黑神虎亮的大眼，盯住了赵股长长满胡茬的嘴唇。

一见这熟悉的神情，一见这熟悉的蓝皮小本子，赵股长抿嘴笑了。他知道这位新团长的老脾气——爱掏“宝藏”，爱挖故事。无论是身经百战的老师长，团营连、司政后的老同志，还是一套军装没穿破的新战士，只要他一掏蓝皮小本子，就非把你肚子里的“宝藏”全掏光。有人说：若把秦团长掏来的故事搜集起来，够出本厚厚的故事集啦！这话，他赵长培举双手赞成。别的不消说，单瞧自己专程带来的大葫芦，就是赵长培亲耳听见团长向老师长“掏”来的。一个小时前，赵股长接到作战命令赶到指挥部，人还没开口说话，震耳的电话铃就把师长拽过去了。从老师长的朗声笑语中，一听就知道，准是秦团长又来掏当年抢渡孟河的战斗故事了。可不知咋的，这回老师长皱着眉头想了半天，却没有满足他的要求，只是从马搭子里掏出这个大葫芦，叫他带给秦团长，还说“宝藏”都在这葫芦里装着……

眼下，瞧着秦团长这如饥似渴的好学劲头，赵股长心里能没数嘛。他把大葫芦往团长手里一塞：“这回，我没带啥‘宝藏’，只带了个大葫芦。师长说，‘宝藏’都装在里面，叫你自己去掏。”

秦团长一听这话，眼眉都亮了。他接过这黄澄澄、碧油油，亮得照见人影的大葫芦，左瞧瞧，右看看，爱不释手地摸了又

摸，好象葫芦里真装满了宝贝似的。瞧着瞧着，他突然发问道：“老赵，你的经验多，这次渡河计划突然改变，万一‘敌军’封锁孟河，我们应该从哪抢渡？”

赵股长真不亏是老作训股长，他嘿嘿一笑，从挎包里又掏出了一个方案：“这是一年前，我们团抢渡孟河的实施方案，我考虑好了，如果‘敌军’封锁孟河，就按此方案从葫芦庄渡河。”

“孟河有几个地方可作渡口？”

“两个！”赵长培打开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，用红笔在葫芦庄、龙门湾两地画了两个圆圈。

“为什么要选中葫芦庄？根据是什么？”

“葫芦庄位于孟河上游，河床不宽，水流不急，河两岸是大片芦苇滩，便于隐蔽。去年，我曾指挥两个连从葫芦庄抢渡，只用了四十分钟。师里还专门推广了这份渡河方案。”

“那龙门湾呢？”

“从地图上看，龙门湾虽然也可作渡口，但地处孟河下游，孟河在此有个急转大弯，河面宽水流急，条件很不理想。因此，我的意见是把渡河点定在葫芦庄。”

别看赵股长话不多，但钉是钉，铆是铆，有实例，有论据，叫人一听就明白，这都是一串串汗珠瓣儿换来的经验啊。秦团长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记在蓝皮小本子上，神色还是不满意，张口又问道：“去年你指挥部队抢渡是几月份？”

赵股长眨了会眼皮，嘴一张：“十一月十五日。”

“那现在又是几月呢？”

“七月十二日！”

“老赵，七月份的孟河与十一月份的孟河有啥不同？七月雨水多，河床会有多宽？流速会有多快？会不会遇上山洪暴发？根据七月份的水情，敌人会在何处重点设防？从葫芦庄抢渡，对于迂回穿插，全歼敌人，又会有哪些有利条件？”团长两眼望着赵股长，嘴里炒爆豆似地一连蹦出了七、八个问题。

这下，赵长培愣神了，真没想到团长会掏得这么细，挖得这么深。他对着地图抓了半天脑壳，也说不上个一二三四来。末了，只好两手拍拍空皮包，说：“团长，我的宝贝全被你掏空了，你是指挥员，你决定从哪儿渡河吧。”

“哈——”团长不由朗声大笑起来，他把那两份方案往挎包里一塞，“可惜，我的渡河方案暂时不在身边。”

“在哪儿？我去拿。”

“在群众中间！”

“群众？”赵长培眼睛瞪大了，“现在离天亮只有几个小时，任务急得火燎眉毛，难道非要等群众献出方案再渡河吗？”

“不是等，是去掏，咱不懂，就得学。一个人就是浑身是铁，又能打多少钉？”团长紧了紧腰带，正了正军帽，一拍赵长培的肩膀，“走！到战士们中间掏方案去。”

二

现在看来，从葫芦庄渡河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。

一路上，团长领着老赵，脚板没停一下，大气没喘一口，从一连尖刀班到三连收容队，从牵马缰的驮手到扛行军锅的炊

事员，凡是在大江大河边长大的战士，差不多都问了个遍。嘿，真是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，你瞧瞧，那么多的渡河经验：扎竹筏的诀窍啦，拉绳桥的要领啦，冲过漩涡的技巧啦，骡马泅渡的注意事项啦，密密麻麻记了多半本。如果光叫自己一个人闷头想，九天九夜也想不出来。

赵股长边走边琢磨，越琢磨心里越美气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眼下最重要的，是赶紧把渡河方案修改好，以便部队一到葫芦庄，立即可以渡河。想到这当口，他伸手扯了扯团长的衣袖：“团长，‘宝藏’掏得八九不离十了，咱们可以收兵回营了吧。”

谁知，团长没半点“收兵回营”的模样，只见他两道浓眉绞成一个炭团，黝黑的脸庞透出一丝焦虑。他抬头看了看黑茫茫的天空，又用力吸了口闷热的空气，转身问身旁一个背行军锅的老战士：“你们挖灶野炊，经常看风向，你估摸，这天是不是要下暴雨。”

“我看差不多，刚才挖灶烧开水，烟老是升不高，散不掉。”说着，那战士又弯腰摸了摸路旁的大石头，“石块背面潮呼呼的，八成有大雨。”

秦团长一听，二话没说，迈开大步，转身往队伍后面走去。赵长培一见，心里奇怪了。咦！指挥所明明在前面，团长怎么直往队伍后面奔啊。“团长，你又准备上哪去？”

“上门取经！”秦团长把手中的蓝皮小本子一亮，“炮连五班有个新战士，叫邵虎小，当兵前在孟河边放了八、九年鸭，经验可丰富啦。咱要在葫芦庄渡河，非向他取取经不可。”

“放鸭？”赵长培一听，差点没噗哧笑出声来，“这放鸭跟

在葫芦庄渡河能有什么关系？再说……”老赵抬头看了看头上黑压压跑马一般的乌云，下半句话溜到嘴边，又被舌尖舔了回去。

秦团长好象猜到了他的心思，说：“正是因为老天爷要下雨，咱才更应该去取这份经。你想这场雨一下，会不会引起山洪暴发？万一山洪暴发，河水猛涨，我们还能不能在葫芦庄抢渡？”

“没问题！地图上早就标明了，孟河上游是清水涧，等清水涧上游的洪水下来，少说也要五、六个小时，有这些工夫，部队早渡过去了。”

“如果葫芦庄旁边的恶龙岭，也有洪水下来呢？”

“咱们应该相信地图！”赵股长把地图往团长面前一递，“从地图上看，恶龙岭上根本没有溪流通往孟河，何况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抬头望了望天空，说来正巧，一阵南风吹来，云缝里露出了几颗晶亮的星星，赵股长手指头往天上一指，“瞧，何况就是有溪流，这老天也不一定马上下雨。”

“嗯！”团长微微点了点头，脸色严肃了；“不错，我们应该相信地图，但更应该相信群众。地图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地图是人民群众画出来的。别忘了，一个人就是浑身是铁，又能打多少钉？”

这几句话真象一把钢钉扎过来，赵股长愣神了，他知道团长说的做的都对，可心里却有点“那个”。嗨！团长啊团长，你也太顶真啦，邵虎小的放鸭经验再丰富，难道能决定选渡口的问题吗……

赵股长想到这儿，准备再向团长解释解释，谁知左右一

瞧，团长早就不在旁边了。看光景，准是找放鸭战士邵虎小去了。他甩开大步，噤噤直往炮连奔去。走着走着，突然从不远处传来一粗一细两个人的声音，听起来十分耳熟：

“虎小，快整理整理军容风纪，再过几个小时，就要看到你家门口的葫芦藤啦！”听得出，这是团长的粗嗓门。赵长培忙紧三步走上前去，默默跟着，看看团长这回能掏出什么宝来。

“团长，咱部队要从葫芦庄经过吗？”那个细嗓门战士乐得差点蹦个高，可好象又有点不相信，“噢！团长，你咋知道我家门楼上有葫芦藤？”

“呵，当干部的不知道战士家庭情况，那该受批评！”秦亮故意正儿八经地说，“我不但知道你家住在哪条街，还知道你在家干啥。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当生产队的‘鸭司令’，在孟河边放了九年鸭，对不对？”秦团长见邵虎小惊奇得嘴都合不拢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他接过邵虎小肩头的弹药箱，随口拉开了家常话：“虎小，你鸭子养得毛光羽亮的，都常赶到哪儿放啊？”

“孟河呗！”一说起放鸭，邵虎小眼神直发亮，“鸭子最喜欢活水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没一天不下孟河拍翅膀摇尾巴。”

“万一天下雨，鸭子还能赶下孟河放吗？”

“下点细雨珠子不得事，就怕……”

“就怕啥？”赵股长一颗心拎了起来，忙挤上去插了一句。

“就怕下暴雨发洪水，一发洪水，清清的孟河就涨满了浑水，浑水又急又猛，漩涡连漩涡，最恋水的鸭子都不敢下河。”

“这浑水是从哪儿来的？”赵长培又上前一步，一颗心跳得

更响了。

“从恶龙岭呀。恶龙岭有条山沟沟直通孟河，名叫浑水沟，平时干巴巴的没一滴水星子，一下大雨，山洪就顺沟冲进来，这孟河就变得又宽又急了。”

邵虎小这几句话，虽说是紧不慢，气不粗噪不炸，但在赵长培听来，简直是一声炸雷。真没想到，孟河还有这么个怪脾气，万一天要下雨，从葫芦庄渡河就吹了。赵股长越想心越急，一口一口直往心肺里咽火。可团长却好象真来摆龙门听故事似的，津津有味，问得没完没了：“那山洪一来，鸭子只好关在鸭圈里睡大觉啰？”

“孟河宽着哪。走洪水，放鸭子，互不干扰。”邵虎小满不在乎，连说带比划，越说越起劲，“别看浑水沟洪水挺吓人，可洪水冲不过孟河旧河道的清流水。靠孟河对岸那一面，有十几丈宽的一条水道道，水清浪小，鸭子照样下河，我照样凫水洗个痛快澡。”

赵股长皱了皱眉头，没心思再听下去，他抬起头，正想看看云缝里那几颗晶亮的星星还在不在，谁料，几颗铜钱大的先头雨，已经在脑门上叩响了。紧接着，一声惊雷炸裂了厚厚的云层，白花花的大雨，劈头盖脑，倾盆而下。赵长培愣愣地瞅着这密密的雨帘，心里乱糟糟，不知是个啥味道。就连团长把雨衣披上他的肩头，他都没有发觉。

三

黎明时分，准确地说，是清晨五点零七分，部队赶到了孟

河边的这个小村子葫芦庄。说来也怪，部队刚刚接到“停止前进，休息待命”的命令，哗哗的大雨顿时也嘎然而止，天空露出了鱼肚白。

雨后的村庄，空气格外清新，景致格外鲜明。家家砖砌的门楼上，爬满了绿叶茂密的葫芦藤，雪白的、象喇叭似的葫芦花，向着天空怒放，逗引着群群葫芦蜂围着门楼飞来飞去。一个个长满白绒毛的嫩绿色的小葫芦，用凝满晶莹雨珠儿的笑脸，迎着远道而来的子弟兵。

可是，赵长培却没闲工夫欣赏这份美景。他协助把部队安顿好以后，背包来不及放，脚泡来不及挑，便急匆匆直奔村口，恨不得一步跨到河边，看看河床有没有加宽，看看流水有没有变浑。

赵长培人还没拐出街口，就被团部小通讯员喊住了，那小通讯员气喘吁吁，跑到他面前，把一张纸条递了过来，说：“股长，师部来的急电！团长叫我送给你。”

赵长培打开一看，心里不觉打了个格愣。只见急电上写道：据侦察，“敌”恐我军穿插迂回，业已将孟河所有船只、竹筏等渡河器材，全部毁坏，你部应自行解决渡河器材，务必于十二时前，抢渡孟河，切断“敌”退路。

这份急电，真象在赵股长熊熊燃烧的心火上，又浇了一勺油，烧得他浑身直发烫。他穿过小街，越过芦苇滩，赶到了孟河边。瞧吧，一百多米宽的河面上，呼啸的河水奔腾着直泻而下。浑浊的浪花翻卷着白沫，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河岸。一些被洪水卷来的枯枝苇叶，顺着急流，在漩涡里打着旋，时隐时现，一眨眼，便没了踪影，只留下几团黄色的泡沫。

半点不错，情况和邵虎小说的完全一样。赵长培倒吸一口凉气，心窝里犯起愁来。看来，自己那份渡河方案完全是纸上谈兵。在葫芦庄渡河，一无船只，二无竹筏，水流湍急，河面宽阔，渡河器材怎样才能自行解决？……

赵股长两眼死死地盯着那翻腾的浪花，心潮也象浪花一样翻腾。正想着，忽然听见不远处的芦苇丛里，随着轻风飘来一阵依依呀呀的摇橹声，哗哗啦啦的溅水声，还有两个人的叽叽咕咕说话谈笑声。听声音，好象有点耳熟。赵长培眯眼细瞧，只见几棵芦苇一摇晃，从芦苇荡里划出一叶小船。摇橹的是个水上人打扮的老爹，黑红的脸膛，粗壮的大手，要不是胸前那把硬枪枪的花白胡，活象个二十多岁的棒小伙！站在船头的，是一个高大结实的年轻人，只见他袖管卷到胳膊肘，裤腿挽到大腿根，手拿一根青竹篙，左撑右点，神态满象个飘江过海的老艄公。赵长培细细一看，眼睛猛然一亮，咦！这不是团长嘛，怎么……一个大问号还没提出口，团长那洪亮的声音早已甩了过来：“老赵，我们正要找你，快上船！”说着，竹篙一点，小船箭一般地射过来，靠了岸。

赵股长上了船，想把从葫芦庄渡河的困难向团长作个汇报。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有啥可说的，这一切，团长不全看在眼里？他两眼直瞅着团长，等着他说出新的渡河地点来。可团长压根儿没提“渡河”这两个字。他欢眉喜眼，咧着嘴说：“老赵，快认识认识，这就是葫芦渡的老艄公王老爹。”

“王老爹？”赵长培忙着敬礼握手，可心里直犯嘀咕：咦！这名字好象挺耳熟，可又记不清在啥故事里听到过。他知道，秦团长是有名的掏宝藏挖故事能手。这一大清早，就请王老爹